

戴 焰◎著

香巴拉神域



XIANGBALA



深圳出版发行集团
海天出版社

香巴拉神谕

戴 焰◎著



深圳出版发行集团
海天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香巴拉神谕/戴焰著. —深圳：海天出版社，
2010. 1

ISBN 978-7-80747-811-9

I . ①香… II . ①戴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9)第 242400 号

香巴拉神谕

XIANG BALA SHEN YU

出品人 陈锦涛
出版策划 毛世屏
责任编辑 蒋鸿雁
责任技编 钟渝琼
装帧设计 名广文化

出版发行 海天出版社
地 址 深圳市彩田南路海天大厦(518033)
网 址 www.hph.com.cn
订购电话 0755-83460137(批发) 83460397(邮购)
设计制作 深圳市名广文化有限公司 Tel:0755-83103719
印 刷 深圳市鹰达印刷包装有限公司
开 本 787mm×1092mm 1/16
印 张 19.5
字 数 250千
版 次 2010年01月第1版
印 次 2010年01月第1次
定 价 28.00元

海天版图书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。

海天版图书凡有印装质量问题，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。



献给在天堂的妈妈，我知道，你会含笑为我祝福。



谢谢所有让我感动过的朋友

楔子

800年前，在遥远的天域，在一片紫色的天空下，有一个精灵岛。岛上的精灵们身体闪烁发亮，耀眼夺目。永生的他们，姿态优雅，聪慧美丽。由于他们具有和宇宙万物沟通的能力，又被誉为神的朋友。

在精灵岛最瞩目的，是在蓝色的格纳尔湖中央有一个叫达特达的魔法炉。魔法炉高数丈，自有苍穹以来，里面的圣火从未熄灭过。

金铜色的魔法炉，由100颗神念过咒的红宝石包围着。这些宝石赋予了魔法炉无穷的魔力，让它按神的旨意，缔造了一批批光明精灵前往大千世界，造福苍生万物。

有一天，一个来自异域的黑暗精灵，利用盗来的密法闯进了精灵岛，并摇身变成传递众神旨意的天使。岛上善良的光明精灵信以为真，让黑暗精灵接近了神圣的魔法炉。

黑暗精灵希望跳进魔法炉，以使自己拥有终极的法力，并利用魔法炉的圣光来掩饰内心的黑暗。但是它想尽了所有办法，还是不能越过神圣的红宝石法圈。最后，它只好取下魔法炉上的一颗红宝石，逃离精灵岛。

虽然它不能如愿从魔法炉中获取超然的魔力，但有了这颗红宝石，它得到了穿梭各次元世界的权限。更重要的是，它拥有了掌控各界黑暗精灵的法力。

终于，黑暗精灵看上了香巴拉王国一个被嫉恨蒙蔽了心魂的小法王。在一个月圆之夜，它附上了这小法王的身躯。

随后，小法王转世到人间，承接蒙古贵族后裔之血脉，成为了纵横蒙古

草原的枭雄扎木合。

扎木合和成吉思汗在年少时曾携手对天跪拜，立海誓山盟成为永远的安答。但黑暗精灵无时无刻不操控着扎木合的灵魂，使他日益狂傲暴戾。为了争夺草原霸主的地位，他和成吉思汗反目成仇，经过长达20多年的战争，他终因凶残成性，民心尽失，彻底败在了成吉思汗的铁骑下。

扎木合在被成吉思汗赐死前曾发誓，只要能让他不流血的死去，并把他的尸骨葬在高地上，他的灵魂将永远保佑成吉思汗的子子孙孙。这是真心的忏悔，还是另有图谋？

1227年夏天，成吉思汗在讨伐西夏期间突然病逝。这位驰骋欧亚大陆的旷世霸主，竟然神秘地黯然离世。这是意外，还是诅咒？成吉思汗的死因和秘葬的地点，至今仍然让人困惑。

800年后的一个夏天，黑暗精灵的阴魂又开始蠢蠢欲动，一场覆盖在天地之间的暗斗悄悄开始了。没有人想到，这一次，它的结果竟然关系到人类文明的延续。

CONTENTS
目 录

楔 子 / 1	第七章 老鼎峰 / 125
第一章 回归线 / 1	第八章 天人会合 / 149
第二章 另一个世界 / 17	第九章 天域手印 / 173
第三章 天 命 / 33	第十章 水月宫夺宝 / 209
第四章 天各一方 / 45	第十一章 玉龙雪山 / 245
第五章 神秘人 / 73	第十二章 凤凰涅槃 / 271
第六章 前生缘 / 103	结局篇 / 297



第一章 回归线

在精灵岛最瞩目的，是在蓝色的格纳尔湖中央有一个叫达特达的魔法炉。魔法炉高数丈，自有苍穹以来，里面的圣火从未熄灭过。

金铜色的魔法炉，由100颗神念过咒的红宝石包围着。这些宝石赋予了魔法炉无穷的魔力，让它按神的旨意，缔造了一批批光明精灵前往大千世界，造福苍生万物。

(一)

凌晨两点，一道长长的白光滑过悉尼寂静寒冷的夜空，落在北区一栋白色的洋房。玻璃天窗下的蒙峻又梦到了同一个女人，当她出现在蒙峻面前时，不断跟蒙峻说道，“宝贝，我是妈妈，我是妈妈……”

从懂事开始就没见过妈妈的蒙峻，不知为何，当那女人温柔地抚摸着他的脸时，他忍不住哭了起来。从小没有叫过一声妈妈的他，这时凄然喊道：“妈妈、妈妈……”

妈妈好像一直在跟他说着什么，可是他全然不懂……妈妈讲的是蒙古语！失落和焦虑，让梦中的蒙峻十分悲伤，他用微微颤抖的双手紧紧抱着妈妈，害怕再失去她。

但是，那女人最终还是依依地松开双臂，缓缓走进前面那座金碧辉煌的殿堂。看着她渐渐模糊的背影，蒙峻越发心痛——他双手还留有妈妈身体的余温！

面对离别的悲伤，他无法自己，禁不住哭喊道，“不要走！妈妈，不要走，不要离开我……”他喊着，冲过去想再拉住妈妈的手……可是，那金殿的大门仿佛有一道无形的墙，让他再怎么用力都无法冲破无形的屏障，只能眼睁睁看着妈妈徐徐消失在金殿里。

这时，他听到头顶上传来一声摄人心魄的长鸣……他抬起头，惊诧地看到一只五彩的凤凰，从深远的夜空飞到金殿侧宫圆形的屋顶上。只见那凤凰浑身羽毛散发出的亮丽光泽，像洁净的圣光，照亮了漆黑的夜空。

突然，它俯下身来，一双温柔的凤眼深深地凝望着蒙峻……

蒙峻拭着脸上的泪水，凝望着这只美幻的神鸟，他的双眼被凤凰羽冠上宝石散发的绚丽光芒照得异常明亮。同时，伴着深情的马琴声，他听到金殿内传来了嘹亮的蒙古歌声。

当他正沉醉在悠远的马琴声中，霍地，金殿里突然传出“轰隆”一声巨响，眨眼间，偌大的金殿立刻陷入了火海，冲天的烈焰瞬间已将漆黑的夜空染成赤红一片！

“妈妈……妈妈……”蒙峻想起妈妈还在金殿里面，顿时悲痛地哭喊起来，

不顾一切冲向火海……

可是，大殿里的火焰喷出的沸腾热气把他闷得几乎不能呼吸，他剧烈地咳嗽起来，眼睛被烟火中散发出来的浓烟熏得不能睁开。

他踉踉跄跄地后退着，眼睁睁看着火势越烧越猛。夜空中回荡着他孤独的哭声，“谁来啊，救救我妈妈……”

熊熊的大火，依旧无情地燃烧着……不一会儿，他便声嘶力竭地倒在通红的夜色下。

“妈妈、妈妈……”每次梦到这里，蒙峻就突然惊醒。他满头大汗地坐了起来，边擦着额头的汗，边痛苦地回想起刚才的梦，那通红的烈焰让他醒来后依然有一种窒息的感觉。

蒙峻最近一直反复做着相同的梦。他现在甚至开始害怕夜幕的降临——害怕这个悲伤的梦会一直重复下去。

蒙峻的外公和外婆在蒙峻妈妈塔娜十几岁的时候，便在一次交通意外中去世。外公虽是蒙古人，但在悉尼长大的塔娜，虽然有个蒙古名字，却几乎不懂蒙古话。

妈妈怎么会在梦里一直说蒙古话……这最让蒙峻觉得纳闷。不断重复的清晰梦境，让他的心越来越感到不安。可是，每次在梦中拥抱着妈妈的感觉那么真实，这让他有时又期待着可以再次进入这个梦境。

“唉，也许这只是一个单纯的梦而已……”蒙峻想着，按了按遥控，打开屋顶上的天窗，一阵寒意立刻涌进了他的房间。

他抬头默默凝望着7月寒冬的悉尼夜空，只见今夜没有月亮，这时的星星，已经稀稀落落。他的手，又习惯地握住挂在胸口前母亲留下的那块紫蓝色水晶吊坠。

他的房间在二楼，屋顶上有个圆形的玻璃天窗，他从小喜欢在星月生辉的夜晚，在睡觉前，让星光照亮这完全属于他自己的天地。

他常常幻想着，如果妈妈还在的话，也许会时常和他一起在月下谈天说地，也许还会像别人的妈妈一样，每天早上，在他上学前为他准备好三文治，晚上睡觉前，给他一个暖暖的拥抱……这对别人来说那么平常的瞬间，他却从未体会过。小时候因为不能像其他同学一样有妈妈送去上学，他不知道在寂寞的夜晚偷偷哭过多少遍，长大后，这些眼泪渐渐变成了一种心痛和隐约的落寞。

看着天边遥远而沉默的星星，他一遍遍地想起刚才那梦里面的细节……过了许久，当他感到累了的时候，才再沉睡过去。

这时，他梦中的那只五彩凤凰，忽地从他房间的屋顶上跃起，展翅飞向夜空，消失在沉寂的黑夜中。

寂寥的夜空和天上的寒星，在这不寻常的夜晚，冷冷地见证着发生在蒙峻身边这不可思议的一切。

过了一会儿，蒙峻又醒了过来。他睁开眼睛，赫然发现自己正躺在一片缤纷飞扬的花海中。

他缓缓地站了起来，抬起头，看见蔚蓝的天空中，阳光这么柔和地照射着大地万物，沁心的和风吹到他的脸上，让他不禁闭上眼睛，深深地吸着这浓郁带着花果香味的空气……这是一种他从来没有感受过的舒心和愉悦。

他放眼看去，发现远处的花丛中有一间白色的小木屋，于是他好奇地走了过去。走到木屋门前，他轻敲了几下白色的木门，但没有回应……于是他小心翼翼地推开门走进屋里。

里面的景象让他一怔：这不是自己的房间吗……一样的玻璃天窗、凌乱的被铺、蓝色的条纹窗帘……

当他正站在那里发呆的时候，突然听到屋外有声音，仔细聆听，原来外面有女孩正哼着歌儿——这不是他最喜欢听的那首“明天再相逢”吗……

于是他走出木屋，顺着那甜美的歌声看去……只见一位长发少女正在木屋后面的小溪中，和一群彩色的鱼儿玩耍着……溪水清澈见底，成群的鱼儿正围着少女游乐，鱼儿跃起的水花把少女身上薄薄的轻纱溅湿了，让少女修长优美的身体添加了让人心动的美感。

当蒙峻正陶醉地欣赏着少女的一举一动时，那少女恍然觉得身后有个火热的目光正看着自己，于是她惊讶地转过头来……

当蒙峻和少女的目光相遇的那一刹那，他的呼吸几乎停顿了，觉得此刻世界万物都在这一瞬间凝固了——他从未见过这世上有这般美若仙子的女孩！

只见那少女一头披肩的金发，身材修长多姿，一双清澈动人的眼睛正看着站她眼前的美少年，她由惊讶慢慢变得羞涩起来……

这一刻开始，他们忘情地凝望着对方的眼睛，彼此的目光像磁铁般，深深吸

秦少游轻叹道：



插图：赵蕊蕊

住了对方的心魂。

当少女意识到自己身上单薄的衣裙已被溪水溅湿了的时候，脸上迅速泛起了红晕，立刻用双手护住了自己的身体。蒙峻这才从一见钟情的感觉中缓过神来，当他看见少女此刻脸上飞起了红晕，才意识到自己刚才的失态。

他朝少女窘然一笑，走过去拾起溪边那件紫色的斗篷抛给了少女，自己转过身去背对少女……他依然无法抑制住自己急速的心跳，他隐约闻到了少女身上飘过来的阵阵芳香。

少女披上斗篷后，缓缓走近蒙峻，蒙峻这才转过身去。他们的眼神又一次触碰在一起，他们忘情地凝望着彼此，没有言语，这个时刻，任何的语言都代替不了他们眼神中的那份痴情。他们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，彼此任何轻微的举手投足，都让对方感觉到那么熟悉……在绚丽的花海中，这对璧人的痴情给这里如梦如幻的仙境增添了一种浪漫的氛围。

蒙峻走近少女身边，凝望着她美丽的眼睛，拉着她的手在自己的唇边轻轻一吻……只见那少女立刻脸色飞红，垂下了眼帘。

看见眼前的佳人这动人的风姿，蒙峻觉得自己浑身沸腾起来，他猛地抱住了少女，把她紧紧搂在怀里，含情地吻着少女的双眼、鼻子、脸颊，然后是她柔柔的嘴唇……

少女温柔地迎合着他雨点般的亲吻，他们在热吻中释放着彼此的深情。他们知道这样的邂逅和痴情，是冥冥中，他们在年深月久的一个约定。

正当他们忘情地拥抱和热吻的时候，突然，天色大变，原来亮丽的天空瞬间变得灰黑一片。

狂风肆虐，把遍地的鲜花吹得东歪西倒……在阴深的怪风中，少女身体开始发抖，她在惶恐中紧紧抱着蒙峻。

突然剧变的天气让他们感到无比恐惧。蒙峻害怕狂风会把他们吹散，于是紧紧地抱着少女……但是，他们根本无力抵御这莫名的狂风，最终两人还是被风刮了起来，卷进黑压压的空中。

在黑暗中，蒙峻依然紧抱着少女，不让这股妖风把少女从自己身边夺走。可是，尽管他竭尽全力，少女的身体还是渐渐从他怀中被扯走，并在瞬间被吹进了不见天日的黑色天空中。

蒙峻看着依然留着少女身体余温的双手，悲痛万分。他在狂风中挣扎着，呼喊着……虽然，这美丽的邂逅这么匆匆，他甚至连少女的名字都不知道，但他不

能接受就这样永远失去这美丽的少女……他知道自己从此再无法忘记，这仿若等了千年的一次邂逅。

当狂风慢慢变弱，天空也渐渐明朗起来时候，蒙峻徐徐从空中落下。他又躺在了刚才的那片花海中，只是，晴朗的空中，没有了少女的身影……

看着人去楼空的小木屋，他悲伤地嚎啕大哭起来。

当眼泪浸湿了枕头，蒙峻才从梦中醒了过来。他睁开眼睛，发现红彤彤的太阳已快爬上了屋顶。

又是一个不断重复的梦……他默默拭着眼泪，梦中的失落让他在醒后依然心疼不已，那少女美丽的脸庞依然留在他的脑海中。

他知道梦中的这少女是谁……他深深地吸了口气，祈祷着，这仅是一个梦而已。

今天是7月10日，也是蒙峻17岁的生日。没想到，最早迎接他17岁生日的，是这两个最近不断重复的、让他悲喜交替的梦。

(二)

“有没有搞错，火星人，你给我下来！”蒙峻很快被一阵怒气冲冲的喊声轰炸得完全清醒了过来，这是他的继母钱富珍在喊他的火星人父亲。他看了看表，已经是早上10点多了。

蒙峻的父亲叫李泽恩，英文名字是Mars Lee，因为平生最大和唯一的爱好就是研究太空科学，他对火星的物质和生命系统尤其感兴趣，除了对太空和外星人的研究外，无论对地球上或是家里每天发生的大小事情，全然不感兴趣。这让妻子钱富珍婚后慢慢失去了耐性，常常被他怪异的喜好气得无比愠怒，她无法理解自己当初为何会喜欢上这个彻头彻尾的书呆子。现在每碰到未婚的同性好友，她总会喋喋不休地教诲她们，千万别嫁给超级闷蛋。

不一会儿，蒙峻听到一阵急速咚咚咚的下楼脚步声，他知道火星人父亲正匆忙跑下楼去。因为如果他不在最短的时间内出现在怒火中烧的妻子面前，这几天他就别想耳根清净了。

“你没闻到吗？面条都烧糊了！我出去前不是让你过10分钟就把面条捞起来吗？看，都糊成这个样子了！今天是你儿子生日，哪有你这样当爸的……”

听到珍姨高分贝对火星人的咆哮，蒙峻可以想象，此刻她那浓密的爆炸发

型，肯定每一根发梢都气得竖了起来。

“抱歉……我……我，只是刚上去书房找点东西，没想到面条这么快就糊掉……”火星人李泽恩结结巴巴地向妻子解释道。

“火星人，你在过去48年来每天都是数着星星过日子的。可是，你就那么一个儿子，生日是要吃长寿面的，现在都给烧糊了，你说这有多不吉利……”钱富珍说到最后一句时，深怕蒙峻听到，连忙降低了音量。

“雪儿，快去把你哥哥喊起来！”珍姨说着又让蒙峻同父异母的6岁妹妹雪儿去喊蒙峻起床。

“钱富珍，你就跟你的名字一样俗气！你当初嫁给我的时候，曾经誓言旦旦说喜欢我这样有学识的才子，还要陪我看一辈子星星！你看你现在的模样……你现在不但从来不陪我看星星，还总是当着孩子的面挖苦我……”火星人看到雪儿上楼去了，便不甘示弱地开始了还击。厨房里面充斥着他们高分贝的吵闹声……

“好烦啊……什么时候才能早点搬出去住……”心情本来就郁闷的蒙峻，这时被楼下的吵闹声烦得把被子重重牵到头上，盖住了耳朵。他总觉得，这里的欢笑和吵闹都跟他无关，他永远是生活在玻璃屋顶下，那个寂寞孤独的旁观者。

自懂事以来，他跟父亲之间没有必要不会说一句多余的话。他知道父亲虽然表面上若无其事，但内心并不喜欢他这个儿子来到这个世界。

小时候，他常听父亲跟亲戚朋友说，如果早知道有了蒙峻这个孩子会失去妻子塔娜，那他肯定不会要这个孩子……每次听到父亲这么说，他的心总被刺痛，他觉得自己活着跟孤儿没有什么区别。

没有父爱和母爱的童年对他来说是漫长和残酷的，小时候他经常暗暗恨过父亲，现在长大了，才渐渐觉得父亲的心情或许可以理解。毕竟，事实上的确是因为他的到来，让父亲失去了至爱的妻子。

蒙峻听说妈妈在怀了他几个月后，便经常说她梦到这胎儿是一条白龙。当时大家觉得她是因为第一次怀孕，心情紧张而产生幻觉。在蒙峻出生后不到一个月，她患上了严重的产后忧郁症。后来病情越发严重，发展到经常发呆和说一些稀奇古怪、让人费解的话……谁也不会想到，原来那么活泼开朗的塔娜会遭遇这种不幸。

在蒙峻1岁生日的那天，塔娜独自出门后就再也没有回家。到今天，没有人知道她究竟去了哪里，发生了什么事情。李泽恩自己也一直逃避着塔娜已经离开人世的事实。也许是希望妻子有一天会重新出现，他至今还没给塔娜立一个墓碑。

在蒙峻8岁的时候，李泽恩娶了自己研究室的助手钱富珍，两父子总算结束了沉闷的单亲家庭生活。钱富珍是香港移民，虽然平时说话尖酸犀利，但心直口快，对蒙峻也视如己出。

正当蒙峻还躺在床上发呆的时候，雪儿蹑手蹑脚地进来了。她笑嘻嘻地掀开哥哥的被子，把冰冷的小手伸进哥哥的脖子里……她知道哥哥最怕别人在他的脖子上挠痒痒，每次只要手碰到他的脖子，他就会立刻从床上蹦起来。果然，这时蒙峻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，顿时从床上蹦起，和雪儿追逐起来。

两人嘻嘻哈哈玩了一会儿，直到蒙峻的手机响起了短信铃声。他让雪儿先下楼去汇报他已经起床，然后看了看短信——原来是大卫发给他的生日祝福短信。

大卫从幼儿园开始和蒙峻同班，但两人的性情截然不同。大卫爱吃爱玩，除了不喜动脑外，其他任何事情都乐于参与，他从小喜欢跟着早熟沉稳的蒙峻。

大卫的食量惊人，体型高大肥壮，早早超出了同龄伙伴的标准。而他“大卫·王”这个英文名字早被学校的华裔同学取笑是“大胃王”。他每星期的零花钱永远不够他买零食，一直以来只有蒙峻请他吃零食，特别是请他吃最爱的草莓冰淇淋。在同学看来，大卫是喜欢占蒙峻便宜的贪吃鬼。

没多久，一家人吃过了钱富珍重新煮过的面条。钱富珍提议今天去悉尼南边的蓝山玩。李泽恩在旁边补充道：下午4点多就该从蓝山回来，今天天气不错，饭后可以赶在7点前去悉尼天文台观星。

大家听后面面相觑。雪儿更是老成地叹着气说：“做火星人的女儿真了不起……我的同学没有一个可以说出太阳系所有行星名字和排列，就我能倒背如流！唉，我告诉他们别羡慕我，因为我不会走路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天天晚上被抱着看星星了！”

大家听后忍不住相视笑了起来。活泼的雪儿边帮妈妈收拾碗筷，边用清脆的童音唱起那首熟悉的英文儿歌：

Twinkle, twinkle, little star,
How I wonder what you are.
Up above the world so high,
Like a diamond in the sky.
Twinkle, twinkle, little star,

How I wonder what you are.

虽然今天的行程是为自己准备的，但蒙峻并没有觉得特别兴奋。去蓝山的路上，他一直沉默地看着窗外。钱富珍坐在前面一直唧唧喳喳地跟火星人唠叨不停，但他几乎一句都没有听进去。

透过车窗，他默默地看着外面碧蓝的天空。此刻，最近不断重复的那两个梦又开始困扰他。

他想起了梦里妈妈的声音、妈妈说的蒙古语、神秘的凤凰、那巨大的金殿，以及恐怖的冲天大火……还有，梦中失去他心爱的女孩的悲伤……

一路上，车里都播放着钱富珍喜欢的上世纪90年代的粤语流行曲，但这并没有影响蒙峻的思绪，他想起梦中在金殿传出来的蒙古民歌。那歌声悠远情深，让梦中的他被深深地感染了，眼含着泪光。

蒙峻的外婆是英国人，蒙峻有着四分之一的英国血统，他的五官遗传了母亲混血儿的轮廓，17岁的他长得高大俊朗。因为从小没有父母呵护疼爱，他在家的时候话语很少，一直被爸爸认定他天性孤僻。

沉默的时候，他的头发总是松散地垂下，深褐色的眼睛常常让人觉得他对什么事情都漫不经心。他常常在不经意间流露出一丝忧郁，但微微翘起的下巴在侧面看过去，能感到他有一种内在的倔强。他在笑起来的时候，弯弯的嘴角显得他调皮可爱。只是，他开怀大笑的时候不多。他父亲从来不会花时间去考究儿子的心情，加上从小身体没有任何病痛的他，更不能引起父亲的关注。

如果父子情如浓烈的酒，蒙峻觉得这酒喝下去，只能让他倍感心淡。他的读书成绩一向优异，这更省了父亲一份关注。他在学校跟家里的性情截然不同，活泼开朗的他一直是同级同学中的一个亮点。小学的时候，偶尔也因为被同学讥笑他没有妈妈而跟别人打上一架。但只要一踏进家门，他的心情就会有一种说不出的压抑。

李泽恩开车一直都是以绕远路著称。别人30分钟能完成的路程，他总是一小时后才能到达。最好不要跟他争辩什么，只要你说他绕了远路，他会滔滔不绝地和你进行理论上的驳斥。

就这样，一个多小时后，李泽恩一家总算来到了蓝山。

“哥哥，为什么这里叫蓝山？”雪儿拉着蒙峻的手，边走边问蒙峻。

“蓝山，不就是说这里的山都是蓝色的嘛，你看那周围的山峰，都是蓝色的